

两年5个月,王安忆创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 《匿名》让她“有一点不安”



文体人物

王安忆花了两年5个月的时间写《匿名》,这是她创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写完之后,她有一点不安。这种不安,在她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昨天,王安忆在复旦举行了她有史以来第一次新书发布会。之后,她在出版社的媒体微信群里接受了一次采访,这是她第一次用微信。而前天,她花了2个半小时,接受了本报记者在内的少数几位记者的采访。这一切,又显示出她对这本小说的重视。

找到能藏人的地方

小说发生的背景“林窟”——这个丰富而混杂,曾经一度繁荣今天却已然消亡的小文明社会并非来自王安忆的凭空捏造。2012年,她去永嘉附近探寻自己母亲曾经用文字记录过的地方,包括曾经的集市林窟。虽然没有见识到这个地方曾有的繁华,但这次经历,依然打开了她的思路:“有了公路之后,把山切开了,人在山里盘桓行走。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地方藏一个人太容易了,它不是高,它是很深,让我感觉很幽闭。你在山路上走着,突然山上出现几幢房子,就算是村庄了。山里的生活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个藏得住人的地方。这样一个藏得住人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没有生机的,它是有生机的,好像自给自足自圆其说的一个状态。”

把人从生活里拔出来

小说开篇,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主人公因为一场“错中错”的绑架案,被带离了上海,丢



《匿名》新书发布会现场
王安忆

进了大山深处,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所以用绑架的手法,王安忆说,是因为小说需要把这个人从他生活过的、熟悉的环境里面给他拔出来,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和他原先生活截然不同的地方。“我想过用别的方法让他离开原有的生活,比如在跟随旅行团外出的过程中消失,但对比下来还是被绑架出去好一点,他是被绑架错的,只有是错误,才能让他找不到回路,让他销声匿迹,甚至存在危险,也让人找也没法找。”于是,就此,一场二次进化开始了……

从原有状态里拔出来

好友陈思和一直对王安忆说:“你不要怕难看,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東西。”这话对王安忆有一些推动作用。小说的主人公从原先的生活里被拔了出来,王安忆似乎也在尝试将自己从原先的写作状态里拔出来。她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

《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这种复杂思辨的书写,又必须找到具象载体,对小说本身负荷提出了很大挑战,简直是一场冒险。

王安忆承认,写这部小说她确实是有野心,“这野心是对我的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她说自己的写作一般都是比较顺利的,比如《天香》,比如《长恨歌》,写完了,大多也都很放心。王安忆说的顺利指的是小说逻辑很清楚,“它的逻辑是大家都能认识的,比如说《天香》男人跑出去闯世界,然后纳妾,但是妻子不愿意,我的小说一般都是遵照这样的日常逻辑进行的,但是这个小说不一样,它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日常的故事。我比较能驾驭日常生活里的故事,这部小说超出了我原有的能力。”

写作本身会向你提出要求

这不是一个日常的故事,但王安忆的写作依然不肯放纵,“我这人还是一个写实主义

者。写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但我要求更合理,这合理很消耗功夫。”比如上半部,她觉得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错中错如何发生,比如主人公家人对他的寻找,他如何慢慢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不交代这些事情,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是比较笨的,不是那种聪明的写作者。聪明的写作者可能会用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把一切的东西都解决掉了,可是我还是需要一步步来处理。”

于是,《匿名》写了2年5个月,是王安忆创作时间最长的小说,也是她写得最吃力的小说。虽然王安忆说,写完之后自己有一种从前没有的不安,但感觉得出,她对这种颠覆依然是有自豪的:“5月写好《匿名》,到现在我没写别的小说。我觉得,以后再写小说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挑剔——像以前写一个日常生活的小说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这种转变是慢慢积累的,跟年龄有关系。一个人如果老是在写的话,写作本身会向你提出要求。”

本报记者 夏琦

原创沪剧《赵一曼》 全国巡演在京收官

抒情均颇见章法。

“走心”

“台上动情,台下也跟着动情,尤其是女人看这个戏会感触更深。”上周六晚的整台演出,两度“梅花奖”得主、京梆子表演艺术家刘玉玲“几乎是流泪看完的”。她直言这部戏实在太走心,不仅表达了赵一曼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亲情,更展现了她把自己命运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情怀,整部戏十分大气。

确实,沪剧《赵一曼》有意扬长避短,以抒情为主。一张母子合影照片编织进我斗争主线,使其贯穿全剧,增强故事性。而烈士牺牲前亲笔书写的血泪遗书,更将母子情和爱国情融为一体,起到以小见大、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上周六晚在长安大戏院的这台演出,在舞美方面打破了对称,取斜倾及黄金点布局,前后空间分隔又有自由写意的幅度,不拘谨,简而不薄。

“可以说这台戏十分打动人,唤起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情节,现场甚至出现了观众和剧中人一起大声痛斥日本侵略者。”当晚演出结束后,北京观众郑先生也是满含热泪走出剧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这台演出中赵一曼再度被捕一段,叙事最利落紧凑,十分

出戏,此外在狱中给儿子留信,也最见沪剧陈派唱腔特色。

“突破”

在昨天的研讨会上,上海长宁沪剧团团长陈霆萍坦言,如何用沪剧去表现一个英雄人物,怎么写?从什么角度去写?这在他们创作这台戏时是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黄在敏认为,对于赵一曼这样重大的题材来说,

搬上戏剧舞台之前也有不少剧种做过尝试,应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当中对人物给予充分展现。“在这方面,沪剧《赵一曼》做到了从情来突破。因为沪剧是以唱见长,找到一个相互之间的共鸣和共振,才使得这出戏看出来别具一格。”黄在敏说,“特别是一上来一段戏,那个戏在牢房里的戏,那个戏里面,首先是想到自己的丈夫、儿子,然后下面紧接着就是对于党的情感,不仅仅停留在母子情、夫妻情这样的一般家庭伦理的层面,而且更向更大的层面,向党向祖国这个层面进行了提升。”

《中国戏剧年鉴》常务副主编罗松认为,这台戏的艺术价值是朝着艺术精品进发的。作为一个沪剧作品,突破了原来比较注重写实的风格,采用一种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来创造,“因此既有艺术美感,又是对沪剧舞台上的创新和突破。”

驻京记者 鲁明(本报北京今日电)

浙江文艺社《飞鸟集》下架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今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唐重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其中一些充满个人色彩的翻译风格在文学界和翻译界引起了极大争议,不少网友和专家对这本书给出恶评。今天早上,浙江文艺社通过官方微博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

决定。冯唐的翻译对原作的改动较大,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的句子层出不穷,有人指出,他的翻译逾越了翻译的底线,是对泰戈尔的“亵渎”,翻译不是再创作,忠于原文是第一位的标准。不过冯唐回应称,“我的汉语翻译必然反映我的汉语语言体系,泰戈尔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汉语翻译都摆在那里,毁誉由人,唾面自干。”



沪剧《赵一曼》剧照

这是一个小剧团的大题目,大气魄,大格局。“在戏曲的传承创新仍因惑重重之时,沪剧总以承前启后的姿态,给人惊喜和鼓舞”。昨天,北京建国国际会议中心,京沪两地多位文艺评论家和表演艺术家齐聚一堂,共同参加“大型沪剧《赵一曼》晋京演出研讨会”。作为上海仅有的两台被国家文化部选定入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之一,沪剧《赵一曼》上周六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巡演,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赞誉。

家与国,不舍纠结,亦无茫然。从上海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被捕后面对威胁利诱、毒刑拷打的生死考验,展现出“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爱国情怀和浩然正气。著名戏剧评论家龚和德评价说,沪剧《赵一曼》专注于一个传奇女性的母性塑造,愈见其壮怀,有筋骨有柔肠,化小为大,叙事